

量词“条”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孟繁杰

(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条”本义为“树木细长的枝条”,后引申出“条令、条款”义,均为名词,至东汉初期虚化为量词,由本义虚化为称量“条状物”的量词,由引申义虚化为称量“分项的抽象事物”的量词,二者只在实义上相关,虚化为量词后没有直接联系。量词“条”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一系列的词义泛化过程:表“条状物”的量词“条”所修饰的名词经历了静态事物—静态及动态事物—静态、动态事物及人体属性等演变,表“分项的抽象事物”的量词“条”所修饰的名词经历了法律刑罚类—法律刑罚类与信息事件类—法律刑罚类、信息事件类与言语条文类的演变。

关键词:量词;来源;演变;词义;虚化;泛化

中图分类号:H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9)01-0035-06

对于量词“条”的来源及其演变,王力^[1]、刘世儒^[2]都曾有过论述,认为量词“条”是由名词首先演变为用于称量“条状物”的量词,再进一步虚化为称量“分项的抽象事物”量词的一条线发展而来;并且用于“条状物”时应先与“条”本义相关的“树木”类名词相搭配,进而扩展到其他的“条状物”,但魏晋南北朝时期找不到与“树木”类搭配的用例。刘世儒《魏晋南北朝个体量词研究》(1961)引用一例:“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悉以桑授蚕母,还蚕室(宋书·礼志)”。

此例中“条”所搭配的名词“桑”确为“树木”类,但该句并非出自《宋书》,而是《晋书》卷十九志第九,《晋书》修订于唐代,属唐代文献,王力先生找到的最早用例也是唐代的,而据刘世儒先生研究,“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这不符合“条”的发展过程。为探其源流,本文以大量的文献资料为基础(本文所选语料包括《诗经》、《尚书》、《左传》、《老子》、《庄子》、《荀子》、《墨子》、《论语》、《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刘向说苑》、《盐铁论》、《论衡》、《汉书》、《大藏经》、《白虎通》、《三国志》、《抱朴子》、《世说新语》、《后汉书》、《高僧传》、《齐民要术》、《祖堂集》、《全唐诗》、《法苑珠林》、《敦煌变文集》、《朱子语类》、《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大唐三

藏取经诗话》、《全元曲》上、《全元曲》下、《元刊杂剧三十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灯草和尚》、《大宋宣和遗事》、《西厢记诸宫调》、《元朝秘史》、《训世平话》、《型世言》、《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姑妄言》、《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凡未出自这些语料的引文均已在文中注明出处,考察“条”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

一 量词“条”产生的时代及方式

《说文解字》对“条”的解释是:“条,小枝也。从木,攸声。”^[3]

“条”的本义为“小枝;树木细长的枝条”^[4]。《诗经·国风·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毛传:“枝曰条,干曰枚。”

先秦和西汉时期的文献当中,“条”都是以实义出现,或为本义,或为引申义,尚未发现其虚化为量词的用法,其中:

(1)科【条】既备,民多伪态。《战国策·秦策》“条”为“条令、条款”,“科”为“律令、法规”,二者呈并列关系,“条”为名词。

东汉时期,表示“条令、条款”的名词“条”后面开始出现数词:

(2)古礼三百,威仪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条】三千。《论衡·谢短篇》

(3)科【条】三千者,应天地人情也。《白虎通·

收稿日期:2008-03-10

作者简介:孟繁杰(1975-),女,辽宁抚顺人,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词汇学研究。

汉语的量词从产生到发展,“数”、“量”、“名”三者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5],见表1。

表1 “数”、“量”、“名”的语序演变

发展阶段					
词类组合	名+数	数+名	名+数+名	名+数+量	数+量+名
用例	马五	五马	马五匹	马五匹	五匹马

以上(2)、(3)用例,是“名+数”的语序,为量词“条”产生的第一阶段。

与此同时,表示同样意义的“条”之前也开始出现数词:

(4)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汉书·刑法志》

(5)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汉书·地理志》

(6)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汉书·王莽传》

例(4)为“名+数+量”的语序,例(5)、例(6)均为“动+名+数+量”,这三例中“条”位于量词的位置,都已虚化为量词,古汉语中,“名+数+量”作动词宾语的形式较为常见,如:

(7)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诗经·魏风·伐檀》

(8)负服矢五十个。《荀子·议兵》

东汉时期,由“条”的本义“枝条”而引申出来表示“条状物”的量词也开始出现,如:

(9)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西都赋》

(10)纁一【条】属两端于武,纁不言皆,有不皆者,此为袞衣之冕。《周礼·弁师》(郑玄注)

以上两例转引自黄盛璋《两汉时代的量词》^[6]。

(11)条属者,通屈一【条】绳,若布为武,垂下为纁。《礼记·杂记》(郑玄注)

转引自刘世儒《魏晋南北朝个体量词研究》^[7]。

这三条用例“条”均为量词,其语序分别为“数+量+之+名”、“名+数+量”、“数+量+名”。

从以上文献材料来看,东汉是“条”由名词虚化为量词的时期,但是,语言的发展就一般情况而言,口语和书面语总是有一定的时间差,口语中已经开始运用的词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在书面语中体现出来,量词的情况应该也不例外,西汉的文献典籍当中没有发现“条”作量词的用例,并不能完全确定西汉口语中也没有量词,有一点可以确认,东汉时期“条”作量词尚不成熟,处于刚刚产生的状态。一方面,可以从“数”、“量”、“名”三者的语序上反映出来。例(2)、例(3)尚属于量词发展的阶段,例

(4)、例(5)、例(6)属阶段,例(9)“数+量+之+名”是古汉语一种固定的表达方式,不是“数+量+名”的成熟形式。例(10)、例(11)同样出自东汉末年郑玄笔下,但顺序不同,例(10)为阶段,例(11)为阶段,这表示一直到东汉末年,“数”、“量”与“名”的语序仍然不稳定,“数+量”既可以位于“名前”,也可以位于“名后”,量词“条”还没有发展成熟。

另一方面,一种量词的出现,其对名词的选择总是经历由窄到宽的过程,这是因为,词义泛化是词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当某种量词发展到一定阶段,排除与之同义的其他量词竞争分流的现象,其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一般化,结果往往是对名词的选择性越来越小^[8]。东汉时期,“条”可选择的名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表示法律刑罚的名词(“法”、“刑”、“禁”等)以及表示道路(“路”)、绳子(“绳”、“纁”等,“纁”属“绳”的一种,义为系于颌下的帽带)的名词,可以肯定“条”作为量词尚处于起始阶段。

我们认为“条”由名词虚化为量词的时代基本上确定为东汉早期,或者严格地说不晚于东汉早期。

再来看“条”由名到量的产生方式,王力和刘世儒先生都认为其产生方式是从“本义”到“条状物”量词,进而再次虚化为“分项的抽象事物”量词这样一条线的发展脉络,但是从语料上可以看出,“条”首先是由本义引申为“条令、条款”义,本义及其引申义均为名词,之后分别从本义和表“条令、条款”的引申义分两条线虚化为量词,由本义虚化而来的量词用以称量“条状物”(以下简称“条1”),由引申义虚化而来的量词用以称量“分项的抽象事物”(以下简称“条2”),二者只在事实上相联系,虚化为量词后没有直接关系。

从本义引申为“条令、条款”,大概是源于书写“条令、条款”的媒介。在发明纸张之前,从商代开始,人们主要是将文字书写于竹简上,没有竹子的地方就用木片来代替,称为木简。“简”为“细长形”,与“枝条”的形状相似,由此将写于长条形竹简上的“条令、条款”称之为“条”也是极有可能的,这是由借代而产生的引申义。

“条”用于称量“条状物”之初所搭配的名词为“路”、“绳”等,这一时期尚未发现能够与“树木”类名词相搭配的用例,这说明量词“条”并不是从称量“树木”类名词开始,逐渐扩展到其他“条状物”的,这与王力和刘世儒先生的看法并不一致,似乎与人类对事物认知的一般顺序也有些相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量词由名词虚化而来时可选择不同的特征属性,以“条”为例,“条”义为“树木细长的枝

条”,其特征包括“树木”这一质料属性,也包括“细长”这一形状属性,早在先秦和西汉时期,“条”就已经引申有“长”的意义:

(12)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尚书·禹贡》

(13)故木之大者害其【条】,水之大者害其深。《淮南子·说言训》

可见,“长”是“条”比较典型的特征,“条”虚化为量词时忽略了质料属性,选择了形状属性,因此,量词“条”可以直接与长条状的道路、绳子相搭配,而不必以“树木”类名词作为过渡。

第二,先秦时期还有一个表示“树枝、枝条”的名词“枝”。《说文解字》“枝,木别生条也。从木,支声。”^[9]西汉时“枝”已虚化为量词,可用于“竹木花草的枝条”。

(14)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刘向说苑·奉使》

到魏晋南北朝时表示这一意义的仍用“枝”:

(15)因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高僧传·卷第九》

在量词出现的早期,量词尚不发达,对名词的选择较为固定和单一,“一名多量”的现象并不多见,既然表示“树木”类的名词已经有了量词“枝”,就很有可能没有再虚化出表示同一意义的量词“条”,这也可能是“条”成为量词之始未与“树木”类名词搭配的原因。

二 量词“条”的发展演变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条”有了新的发展。语序方面,“数+量”与“名”的位置较为灵活,“名”位于“数+量”前为常见形式;“条1”、“条2”所修饰的名词均有所泛化。

这一时期,“数”、“量”、“名”三者的语序仍呈现一种混合交杂的现象,既有“名”位于“数+量”前的用法:

(16)夫事君之义犯而勿欺,人臣之节匪躬是殉,谨陈时宜十七【条】如左。《三国志·陆逊传》

也有“数量+之+名”的固定格式:

(17)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后汉书·东夷列传》

还有“数量”位于“名”之前的用例:

(18)舍其七【条】袈裟助费。《高僧传·卷第十三》

总体来看,仍是量词发展阶段的“名+数+量”占优势,阶段的“数+量+名”的形式数量有所增多,但不是主流形式。

名词方面,“条”搭配的名词范围有所扩大。原来“条2”仅用于与表示法律刑罚的名词相搭配,这一时期“条2”语义泛化,进一步引申发展到可与政事、时事甚至一般的事件等名词相搭配。而与“条1”相搭配的名词除了东汉出现的道路、绳子之外,还出现了表示“衣服”的“裙”、“袈裟”等名词。“衣服”类名词的“条状”特征显然不如道路、绳子明显,但整体形状仍属“长条形”。这种对形状的要求不甚严格的名量搭配出现,说明“条1”意义进一步虚化,只要是类似“条状”的形状即可与之搭配,这也是量词走向一般化从而对名词选择性变小的开始。

(二)唐代

唐代“条”作为量词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语序上绝大多数已过渡到“数+量+名”的形式;“条1”、“条2”对名词的选择范围都有所扩大。

语序方面,唐代最常见的语序为“数+量+名”:

(19)皇帝与高力士见一【条】紫气,升空而去。《敦煌变文集·叶净能诗》

(20)忽见一【条】蛇,师便馘断。《祖堂集·卷十五》

只有少数“名+数+量”的形式保留于文献当中:

(21)赐远公如意数珠串六环,锡杖一【条】。《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名词方面,“条2”增加了表示言语条文类的名词,如:

(22)所有要略住持教迹不决者。并问除疑以启心惑。合有三千八百【条】。勒成十篇。《法苑珠林·卷第十》

“条1”搭配的范围明显扩大,为方便说明,把这一时期出现的名词按属性不同分为以下几类:

地理类:路、碧水

布帛类:绳、袈裟、帔

木质类:杨柳、杖

金属类:铁棒、索

动物类:蛇

其他类:云、气、焰

通过分类可以发现,唐以前“条1”只修饰前两类属性“地理类”和“布帛类”的名词,这些名词均为静态的、无生命的事物,唐代名词的属性范围开始扩大,延伸到“木质类”、“金属类”、“动物类”和“其他类”。“木质类”名词确实是在唐代开始出现,王力先生找到的最早用例也是唐代的,这再次证明“条1”修饰“树木”类名词是后起的。唐代时“条1”首次与“动物类”名词“蛇”相搭配,“蛇”为有生命的生物,而“其他类”中的“气、云、焰”为动态事物,从

静态的、无生命的事物名词扩大到动态的、有生命的事物名词是量词“条 1 进一步虚化的表现。

(三) 宋元明清时期

自宋代以后,量词“条”进入成熟阶段,语序基本为 阶段,与现代汉语相同,偶尔会有 阶段的形式,数量极少,一般是用于需要对付押韵的诗歌、唱词当中,或者是用于账目的记录,属于比较特殊的句式,口语中已经很少出现。名词方面,在唐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为方便比较各个时期“条”所选择名词的不同,下面把四个朝代放在一起来写。

量词“条”各时期与不同属性名词的搭配情况见附表(由于“条 2 所搭配的名词数量不多,不再细分小类)。

宋元明清四个时期量词“条”发展演变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条”搭配名词的属性来看,宋以后,“条 1 增加了“人体类”属性的名词。

唐代“条 1 开始修饰“动物类”名词,虽然只出现了“蛇”,但这是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转折,宋以后“动物类”名词有所增加,同时又从“动物类”进一步扩展到“人体类”,至此,“条 1 所搭配名词的属性扩展为七类,并一直延续至今。

宋代表示“人体类”属性处于起始阶段,名词只出现了一例“脊梁骨”:

(23)德山老人一【条】脊梁骨硬似铁,拗不折。《五灯会元·卷七》

元代以后“人体类”名词迅速增加,包括各种肢体、器官、性命、心理等,如:

(24)状元若到红罗帐,扯住新人一【条】腿。《全元曲上》

(25)却又一【条】心儿想着,若死住法儿不开口,怕他心狠,顷刻间就害了性命。《西游记·第八十二回》

(26)如今倒闹了十几【条】人命出来。《儿女英雄传·第十一回》

元代“条”开始用以称量人,但只限于以“汉”为核心词的“汉、好汉、大汉”,到明清时期,这种用法也仍然仅止于“汉子、硬汉、猛汉”等“汉”系词族,没有像其他属性词那样随时代发展而扩大范围,可见,用“条”称量人的用法不具能产性,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从“动物类”发展到“人体类”使“条 1 的搭配范围扩大,语义更加泛化。

第二,宋元明清时期,“条 1 由原来只用以称量具象事物扩大到可以称量抽象事物。

宋以前“条 1 修饰的各种属性的名词,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无论是无生命的还是有生命的,都是可见、可触的具象事物,宋以后,有些名词通过

引申比喻等途径产生了抽象的语义,但“条 1 仍能与之搭配,即“条 1 随着所修饰名词的语义虚化而虚化了。

宋以前出现的“一条路”,“路”是表实在意义的“道路”,宋代开始,表示心理、意念等抽象意义的“路”也都可以用“条 1 称量,如:

(27)仁只是一【条】正路,圣是行到尽处。《朱子语类·卷三十三》

(28)自从今日,脱下衣服首饰还我,与你三【条】路。《全元曲上》

(29)晁盖庄上有三【条】活路,我闲常时都看在眼里了。《水浒传·第十七回》

(30)就是负固不伏的劲敌,官兵初到之时,也还许他一【条】自新之路。《醒世姻缘传·第九十九回》

这些显然都是由实义引申出来表示象征意义的“路”。

其他还有“气”、“肠子”等词,唐代时“气”尚表示具象事物,称“一条紫气”,到元代便出现了表示抽象意义的“忿气”,明代又出现了“杀气”,元代“肠子”尚为实义,明代的“一条忠厚怕事的肚肠”就转为虚义了,清代表示虚义的“冷肠子”、“热肠子”也都用“条”来称量。

以上情况表明,在名词意义由实转虚的发展演化过程中,与之相搭配的量词也开始逐渐虚化,量词的语义发展与其修饰的名词密切相关。

第三,从“条 1 能够搭配的名词数量上来看,宋、元、明三个时期呈递增趋势,但到了清代,数量明显减少。

新事物、新名词的增加是量词“条 1 所搭配名词迅速膨胀的社会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原来没有的新生事物出现,这些事物如果具有“条状”特点,人们往往采取相似类推的思维方式,用“条”来称量。如古代没有“桌子”、“凳子”,人们席地而坐,宋代出现了“台椅子”,元代出现“凳”,明代出现“坐具、桌子”,这些新生事物由于具有“条状”特征而一概使用量词“条”。再如“裤”,古代有“裙”无“裤”,后来出现“裤”,“裤”是两个“条状物”相连,应该说不具有“条状”的典型特征,但“裙”与“裤”同属下衣,属同一个语义场,根据相关类推的机制,由“一条裙”类推发展到“一条裤”也在常理之中了。

词义不断泛化是量词“条 1 所搭配名词迅速增加的内在原因。泛化是词义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词义的泛化,其意义的内涵越来越小,外延越来越大,从而导致搭配范围扩大。“条 1 本来是称量“条状物”,其名词应该具备“细长”形状的特征,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不具“长条”特征的名词也可以用

“条”称量,这就使得“条”所搭配的名词范围增大。唐代由“绳”、“路”到“裙”、“袈裟”就是这种情况;宋元明清时期,这种情况依然继续。如宋代“动物类”名词中的“蛇”、“龙”、“蚯蚓”等等比较符合“条状”特征,到了元明时期“牛”、“犬”、“蟹”这些不具“长条”特征的动物也可以用“条”称量,这就是“条”词义泛化的结果。

但是,语言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本身也具有调节与平衡的功能。由于人们对事物特征认知的角度、方法不同,同一名词会出现多个量词与之搭配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量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如称量名词“刀”的量词,宋代出现“一柄刀”,“柄,柯也。从木,丙声”^[10]。作为量词用以称量有“把儿”的东西;元代除了有“一柄刀”,还出现了“一把刀”,“把”与“柄”同义,都是从“刀有把手”的特征出发选择的量词;明代“刀”的量词又增加了“条”,“条”是从“刀的条状”特征出发选择的量词。正是人们这种认知角度的不同,产生了“一名多量”的现象,这种现象虽然使语言表达更加丰富,但同时

也会造成冗余信息,因此,这种现象存在的时间不会过长。“名”与“量”之间会产生竞争与选择,其结果便是在竞争中分流,在选择中淘汰,通过竞争和选择,“刀”的量词最后只剩下了“把”,淘汰了“条”和“柄”,清代语料中已不见“一条刀”的用法。又如“桥”,明代语料中“桥”的量词可以是“条”,也可以是“座”,清代只保留了“一座桥”的用法,这都是“名”、“量”之间竞争选择的结果。从语料上看,明代是“一名多量”现象比较兴盛的时期,因此量词“条”所搭配的名词数量也大量增加,而清代时量词多已分流,“名”与“量”的搭配较为固定,这也是为什么清代名词数量缩小的原因,当然也不排除部分旧事物、旧词语消失而引起名词数量减少的现象。

量词“条”在现当代基本延续了宋元明清时代的语义和用法,只是具体名词有所差异,此处不再赘述。

“条”由名词虚化为量词,并进一步发展泛化的过程可以用图1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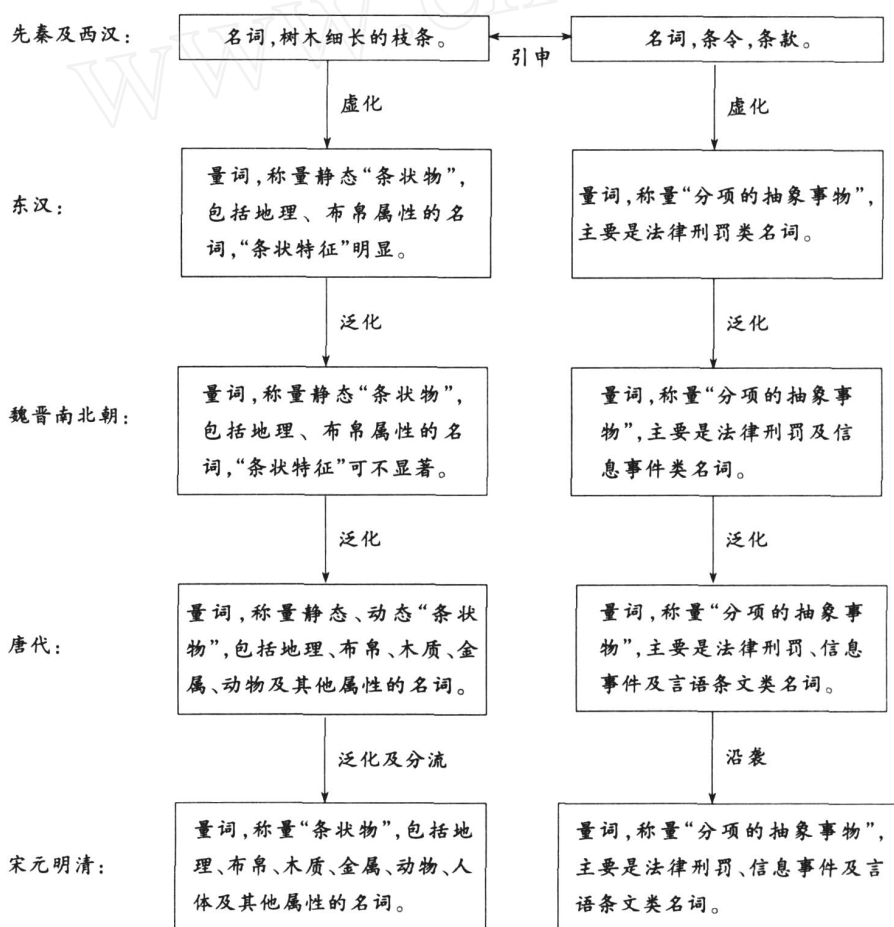


图1 量词“条”的产生及发展过程

附表:宋元明清时期量词“条”的名词搭配情况

朝代	意义	名词属性	搭 配 用 例
宋	条 1	地理类	路(路径、正路、心路、活路)、巷、沟、水、黄河
		布帛类	线、丝、绳、带、白练、绦、手巾、裙、袈裟、布衲
		木质类	杖、竹片、棒、木、篾束、台椅子
		金属类	铁、索、钱贯
		动物类	蛇、龙、蚯蚓
		人体类	脊梁
		其他类	蜡烛、痕、脉络
	条 2	律令、赏罚、物事、目、条文、计	
元	条 1	地理类	路(血路、门路、活路、红尘路、长生路)、巷、街、道、水、江、河
		布帛类	布衾、被、裙、领、系腰、裹肚、绦、搭、带、白练、绳、线、手巾
		木质类	柳、柱、杖、棍、棒、根、槊、竹竿、坐木、凳、扁担、梁
		金属类	索、枪、矛、剑、戟、金
		动物类	蛇、蟒、龙、牛
		人体类	命、腿、臂、眉、筋、脊骨、肠子、好汉
		其他类	蜡烛、焰、火、霞、气
	条 2	刑法、戒律、大过、罪、计、条文	
明	条 1	地理类	路(门路、生活、活路)、巷、街、道、胡同、港、溪、涧、水、河、岭、冈、桥
		布帛类	毯子、被、衣、裙、裤、布衫、绦、绫、绢、带、缎子、布、玉环条、线纵、线搭、搭膊、挽手儿、手巾、汗巾、帘儿、布袋、搭裤、搭包、抹布、绳、线、丝
		木质类	坐具、桌子、凳、柱、杖、棍、棒、竹、担子、扁担、藤、槊、木、枝、篙、船
		金属类	铁、钢、索、链、刀、枪、矛、银、金
		动物类	蛇、蟒、蛟、龙、鳌、蜈蚣、犬、牛
		人体类	命、腿、臂、骨头、肚肠、心愿、心、汉
	条 2	其他类	日影、火、雾、焰、气、边、痕
	事、计、条文		
清	条 1	地理类	路(理路)、巷、街、胡同、道、江、河、镇市
		布帛类	被、衣裳、裤、裙、领子、绦、线、绳、带、绢、手帕、手巾、汗巾、搭膊、搭包、布袋、口袋
		木质类	根、凳、柱、杖、棍、棒、箍、杠子、藤
		金属类	锁链
		动物类	蛇、龙、狗
		人体类	命、身子、腿、胳膊、舌头、嗓子、眉毛、辫子、肠子、心肠、心、好汉
		其他类	痕、缝、字画、烛、封条
	条 2	事、告示、主意、计、对策、条文	

参考文献:

- [1] 王力. 汉语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37.
- [2] 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个体量词研究 [J]. 中国语文, 1961 (10 - 11): 26 - 41.
- [3] 许慎. 说文解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118.
- [4] 徐中舒. 汉语大字典 [M]. 武汉: 湖北辞书出版社;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5: 74.
- [5] 黄载君. 从甲骨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 [J]. 中国语文, 1964 (6): 432 - 441.
- [6] 黄盛璋. 两汉时代的量词 [J]. 中国语文, 1961 (8): 21 - 28.
- [7] 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个体量词研究 [J]. 中国语文, 1961 (10 - 11): 26 - 41.
- [8] 李宗江.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 [M]. 北京: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9: 4.
- [9] 许慎. 说文解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118.
- [10] 许慎. 说文解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123.

【责任编辑 王 涛】